



中國天主教會教友總數問題評析

林瑞琪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國教會與新聞消息》引述了國內的消息人士說，中國國家統計局於今年六月完成了全國宗教人口的統計。據這次未有向外界正式公佈的統計報告指出，中國天主教人口應為一千二百萬（註一），遠遠超過中國公開的天主教會一直所列舉的數字（註二）。

筆者對這個報導完全不感到意外。早在一九八九年初，筆者應一所亞洲通訊社的邀請，評論當時中國教會的人數，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作為標準，估計天主教徒人口應為八百萬左右（註三）。

雖然國內教會領導人一直堅持教會人數僅在三百至四百萬之間，但筆者的估計並非孤立無朋。今

年三月，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李震神父在香港《公教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橋樑教會角色的再評估」，文中提及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徒人數約為一千萬左右（註四）。這與筆者所作的估計相去不遠。去年中，香港大學的金思愷教授撰寫「中共與宗教的政治角力」一文時，就曾估計天主教徒已超過一千萬人（註五）。而較早前亦有其他報章文章曾作出類似的估計。

一千萬的估計有地方主教的支持

顯然，中國公開教會當局所列舉的數字（註六），與海外人士所估計的數字相距甚遠。就這個數字

上的差別，筆者曾去函請教李神父。李神父表示，一千萬左右之說乃估計，並無具體出處，也不可能。有正確統計，因愛國會統計只包括去教堂的成年教友。李神父的估計根據下列幾種看法：

(一) 據好幾省份主教肯定，教友數字應在愛國會所公佈數字外，「至少」加一倍。

(二) 愛國會公佈數字未包括十八歲以下之受洗少年、兒童，而在很多地方，如河北省，兒童受洗者甚多，中共並不干預。

(三) 近年來，大陸望教友或慕道者甚多，在許多地方皆為不爭之事實。

(四) 依過去周恩來的說法和最近大陸宗教學者說法，大陸上信仰各大宗教之信徒，約在一億人以上。各大宗教當然包括天主教。

(五) 北方各省，回去探親、訪問的神父回來都肯定，過去有教友的村落鄉鎮，教友數字皆增加，且有些地方增幅甚大。

李震神父所提出的各點，筆者大致也有同感。

一九八八年冬季，筆者在途次中國西北，順道拜訪一位主教。該主教所轄教區有教友一萬五千，較一九四九年的七千人，增長逾倍。該主教又說，一九五七年在北京舉行天主教大會時，有公佈說國內教徒為四百萬，至今按推論全國教友應為八百多萬。

八十年代教友人數大幅增長

儘管中國公開教會當局對全國教友人數的估計一直偏向保守，但在各個省份及教區個別公佈的數字去看，人數仍遠在四百萬以上。特別是一九八零年以後的十二年內，教會成員增長尤為迅速。

一九九一年筆者詢問兩位在中國北方的修士，他們均表示早在文革時期經已在家中領洗。他們的家庭一直維持著堅固的信仰，為嬰兒領洗是必然的事，但由於沒有神父主持聖洗，所以一直不算是正式信徒。到一九八零年神父回到村裡，整個村子的年青人都同時由神父授洗。教友人數隨即倍增。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的《橋》第十

五期（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月號）一篇題為「福建的天主教會」的文章指出，「全省已開放的堂和點共有八十個，信徒在二十萬以上，比起解放前，人數幾乎增加了一倍。比方在福州，解放前只有幾千信徒，現在連郊區在一起，經已達十一萬，就是在市區，也有近四萬人。」（註七）從一九八六年至今，教友人數又有明顯的增長。今年初夏，筆者在福安巧遇福建省愛國會主席閩東教區張實之主教，張主教說全省教友約為三十萬，其中二十萬在福州教區，七萬在福安（即閩東教區），其他四個教區合起來也有二至三萬（註八）。六年之內，教友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於一九八九年初表示，在過往十年內，浙江省溫州地區基督教信仰發展蓬勃，信教者佔全區人口的九分之一，而單是天主教徒經已佔六十萬人。（註九）這個數字似乎是跨大了一點。據筆者今年初的了解，溫州教區的教徒以基督教為主，約七十多萬（不包括未

登記者）；天主教相對之下發展較慢，約在七萬左右，但比起一九四九年的溫州（永嘉）教區，已有十倍的增長。

誠然，在中國各地，教友人數在過往四十年間有很大的變動，有些地區由於長期沒有主教或神父牧守，教友四散。以陝西省陝北教區（前稱延安教區）為例，當時尚為代理教區長的王振業主教於一九八八年告訴筆者，延安地區原有的三千多名教友，於解放後由於沒有神父照顧，現已散失無蹤。延安教區現時所以有萬多名教友，純是因為按政府的地區劃分，原屬內蒙的定邊及靖邊兩縣劃入了延安範圍，當地萬多名教友也因而撥入延安教區。

另外，據湖南一位教區代理表示，由於長期沒有神職人員牧守，湖南的沅陵、澧縣兩個教區的教友流失嚴重，一切幾至要從頭再起。

然而，在中國絕大部份地區，即使沒有神職人員領導，教會仍不斷長大。雲南省的會澤縣交子溝的天主教徒，雖然三十多年來未見過神父，但仍能

把信仰代代相傳。而儘管整個雲南省的司鐸人數現時僅及一九四八年的十分之一，但教友總數卻自一九四八年的六萬人，增長至目前的十萬人。（註十）

據《中國天主教》的報導，廣西省潯洲島盛塘村雖然長年沒有神父駐堂，但依賴教友積極傳教，全村教友人數由一九八三年的一千五百多人，發展到一九八七的二千九百九十二人。（註九）短短五年間，人數增加了一倍，而且這僅是整個中華大地其中一個小例子而已。

數字保守，原因很多

不過，許多地方的教友人數雖然明顯地增加了，但卻沒有上報。其中的原因許多，大部分在李震神父的覆函中提及。另有一些出於心理問題的原因，筆者打算在這裡與大家一同探討。

公開教會的負責人有時不願意把增長數目上報中央，據說是爲了避免當地宗教局幹部難堪。有些地方上的幹部，心底裡常認爲教會的增長象徵著他

們的失職，因而不願見到教友數字有任何變動。

同樣理由，有時即使宗教局的幹部知道實際教友人數遠超於上報的數字，也不願公開說出來。一九八三年九月，筆者與友人旅遊上海並參觀聖堂，市愛國會秘書長唐國治先生介紹上海教務時，說教區內有教友十萬人；但一九八七年五月金魯賢主教訪問比利時魯汶大學時，他公佈的教區資料，教友人數經已修正爲十二萬（註十二）。而據一位上海市的宗教局幹部告訴筆者，上海市實際的教友人數應在十六萬至十八萬之間；而這只是一九八六年的數字而已，仍未計算八六年至今的增長。

另一方面，省級教會領導人是否落實到基層了解情況，也影響了數字的準確性。一九八六年初，筆者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造訪當地的省愛國會主席常守彝主教，他表示全省教友人數約爲八十萬，該數字是按解放前的情況作出推論，但兩年後有一位河北省的神學教授卻對筆者說，按各教區領導人所提供的數字看，省內教友肯定遠在一百萬以上，但原

則上卻要按常主教所提供的數目上報。

不過，數字的混亂有時也是出於資料不足。即使官方公佈的數字，也常見波動不定。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任務之在北京接見港澳記者時說，中國大陸五大宗教的教徒總數接近五千萬（註十三）。但自一九八八年起，中國官方即改稱宗教信仰徒總數約為一億人。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國務院公佈的《中國人權現況》白皮書中有關宗教方面的人權狀況，也以一億作為官方數字。足見公開教會當局於一九八零年所估計的三百萬天主教人口，實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黑戶人口問題。中國農村人口佔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農村人口在「一孩政策」之下，超生十分嚴重；天主教徒當中農村人口所佔的比例不少，因此也難免有超生的人口，這些超生的孩子根本沒有戶口，更遑論到教堂去登記教籍了。

最後，由於五十年代聖母軍登記的經驗，許多

教友即使日常十分熱心，但也不願意把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及資料登記到教堂去。反正目前有沒有登記成為教友，對信仰生活的影響並不大（除非要進修院或修女院則作別論）。

結論

無論是日前公開教會當局所估計的四百多萬，抑或海外人士所估計的一千多萬，天主教徒在中國畢竟仍然只是一個極少數，佔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假如中共因而懼怕天主教會擁有鉅大的影響力，那是他們極度欠缺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面，作為教會一份子，假如我們因教友人數的增長而沾沾自喜，又似乎失諸自滿，百分之一仍是滄海一粟而已，有待努力的地方仍多呢！

不過，無論如何，把中國教會描寫成有四百多萬屬於公開教會的信眾，另有數百萬是屬於地下教會的信眾，卻十分不符事實。起碼，就筆者訪問過的二十多個省份及直轄市，他們就不願意這樣劃分。

在神職人員方面容或有不同的界定，而教友之中也有願意進堂或不願意進堂之分，但教會始終只有一個。（註十四）所謂地上與地下教會的紛爭，正是因為他們都相信只有一個教會，假如彼此認為對方已分裂為另一個教會，則根本沒有可以爭執之處。

再者，信仰是改變人心的事情。本來就不應以數量計算。教會成敗與否，應以信眾生活的深度為準。數量只是一個社會現象而已。中國政府一向主張「實事求是」，假如今次的報告確切無誤，政府能正確面對國內宗教增長的情況，對各宗教的人口作出具體切實的研究，是難能可貴的好事。也盼望政府能尊重這廣大群眾（註十五）的意願，制訂出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宗教自由政策。

最後，作為一個中國天主教徒，對於教會的日漸成長除了欣喜之外，亦感到教友傳教的意義。中國教會的外在架構及財富受到全面打擊之餘，教會團體仍有大幅成長。對此，我們亦應反省一下，目前我們是否對教會架構及財富過份憂慮，以致忘記

了傳教天職。我們將一切安全感寄望於法律及政策之上，是否忘記了教會生命中聖神的工作呢？

註釋

一、《中國教會與新聞消息》的報導，與香港一份中文月刊《動向》九月號的一節「小消息」雷同，但《中新》的報導較為詳盡。

二、一九九二年九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新當選連任的主教團主席暨愛國會主席宗懷德，在匯報時也只是說中國天主教徒有四百多萬。有關匯報請參閱《天亞社》十月份的新聞公佈。

三、請參閱「天亞社」新聞第四百三十九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李震神父的鴻文於香港《公教報》分三期連載，其中三月二十日的第三部份說：「天主教徒雖只有一千萬左右，但最受中共重視。」

五、《香港經濟日報》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六、香港《公教報》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引述「天亞社」的訪問，劉柏年君指中國天主教人口為三百六十萬。

七、文中報導天主教教友人數時，有「解放前為十一萬」一句；但按溫順天著「福建天主教簡史」一文，「根據一九四八年的記錄，福建有九萬一千六百一十七名教友。」見本刊第十七期，一九八三年十月，頁二十五。

八、福州教區鄭長誠主教在另一場合也對香港的教友表示，福州教區目前應有教友二十萬，與張實之主教的數字一致。

九、該研究員的報告從未公開發表，僅在一九九零年以前在香港一項非公開研討會上宣讀了一次，但報告內容與中國背景的香港報章所作報導雷同。

十、請參閱「天亞社」中文版新聞第一百四十期，一九九二年五月二日。

十一、《中國天主教》總二十四期，一九八八年十

一月，頁二十五。

十二、見本刊第四十期，一九八七年八月，金魯賢著「中國天主教的現況與前景」頁二十四。

十三、香港《公教報》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十四、筆者就曾經遭此誤會。一九八九年《亞洲週刊》在電話中訪問筆者之後，曾歪曲了筆者的說法，把中國教會說成「有天主教徒八百萬人，其中四百萬屬於公開教會」。

十五、有關中國宗教徒的總數，《動向》與《中國教會與新聞消息》所列舉的數字有所出入。《中新》的報導是共有二億，而《動向》九二年九月號的數字則為三億；但無論如何，有關基督宗教的數字則十分一致，天主教徒為一千二百萬，基督教徒為六千三百萬。